



下經

咸

大壯

家人

解

夬

升

革

艮

恒

晉

睽

損

姤

困

鼎

漸

遯

明夷

蹇

益

萃

井

震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澤山咸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初在內卦之下。志在外卦之四。有感則動。其拇。拇之上爲腓。腓之上爲股。拇動則腓股亦隨以動。故初有感而動其拇。二亦隨之而動其腓。三亦隨之而動其股。以二當腓之處。而三當股之處也。股之上爲心。四正當心之處。而心不可見。似若不動然者。若可以貞吉而亡其悔也。然感應固天下之常理。而悔害亦常在感應之中。所謂君子者。能以有感而慮悔。未嘗因悔而廢感也。今初有感於四。而

四若未應其感者何也。夫未感則未動。未動則有貞固之吉。未感則未有害。未有害則无悔之可亡。不亦善乎。而爻逆探其爾思。象復斷其未光大者。亦謂感而不應。非人情耳。心中必有往來之擾。何其不光明正大之若是邪。蓋竊笑之矣。心之上爲悔。五正當悔之處。有感則悔動。而悔亦不可見。第悔之上爲輔。上乃輔之地。故觀輔之動。則知五之志在于上。不然。上胡謂而費口說之。滕乎。嗚呼。感爲真理。何待于言。感爲真心。安能不動。天地如此。萬物如此。不然。則天下之動幾乎息矣。故初之動。拇者。感也。二之動。腓者。非感也。隨也。隨初而動。故文王惡之。夫子曰。二雖有似于隨。初而動也。然安知其不因感而感乎。隨初則凶。故宐居吉。若有感而動。則順應不害矣。唯三。乃真隨。初以動者。故曰亦不處。言人動而已。亦動。非有所感。而後動也。夫感而動。不動非也。无是理也。感而動。則其動也。无思。隨而動。則其動也。僕妾之役耳。故曰所執下。言若下人之聽使令而隨動者。非丈夫之槩也。嗚呼。隨而非感。則天下之感廢矣。動不由已。豈感動

之正性。是以聖人賢感不賢隨。以感從已出。而隨由人興。人已之辯。學者可不察乎。感而不應。則天下之感虛矣。神感神應。蓋神速自然之至理。是以聖人言感不言應。以感于此。卽應于彼。彼此一機。學者又可。不察乎。夫唯感應一機。則隨感隨應。而何用憧憧爾思。以欺人也。禿翁曰。上兌下艮。柔上剛下也。山澤通氣。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德之貞也。男下女。禮之正也。咸之道備矣。又曰。感在心。應亦在心。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口。今初有感而動其趾。而四當心。若不應者。非情也。故聖人斷其有憧憧之思焉。五居心上。其象爲脢。五有感而動其脢。而脢不可見。猶心也。脢若動。則口必應之。故脢无悔。可見。至輔然後見。蓋脢感則輔必應。脢動則口說必勝。有悔无悔。雖未可知。然感應之情。亦安可掩。此咸之卦。要以人身取象也。不唯感應在心。而上爻正當兌口。初下又正當艮指。心有感。則趾遂動。則雖當艮止之爻。欲其止焉。不可得矣。而強以爲不動。不太欺人乎。嗚呼。孰知萬物之所以化生。天下之所以和平。皆此感應者爲。

之邪。天地聖人。且不能外。而人乃欲飾情以欺人。吾固復于咸有感也。是以再申言之也。吁。是問學之第一義也。何也。无自欺也。誠其意也。意誠而心自无不正。身自无不修也。而何家國天下之不齊不治且平也。

### 附錄

蘇長公曰。男下女。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偽哉。

朱仲晦曰。咸。感也。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楊簡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

陸伯載曰。咸。感也。非感則獨。其何以爲咸。感之道。非唯男女爲然。天地之道。作乎上。動乎下。而萬物發育。以化以生也。聖人之心。誠乎此。動乎彼。而天下不應。

既和且平也。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天地萬物之真機也。非感其何以見之哉。

象指決錄胡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爲一卦。八純爻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應。咸損。少男女相應。恆益。長男女相應。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故首下篇。又曰。說文云。膺。卽膺也。心繫于膺。以奠神明。宰庶務。故詩言膺力經營。王弼以爲心上口下。陸師農因謂喉中膺核。馮椅曰。喉之出納所。

王畿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辯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咸者。无心之感。虛中无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

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途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

三三

巽下  
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恆。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無功也。

雷風恒

方時化曰。恒者。久也。既謂之久。則恒在我。自然不必于求矣。初當巽入之始。於今始求之者也。无求而求。求自不利。恒者。恒也。既謂之恒。則恒在中。自然不見其深矣。初當巽入之下。始求深入焉者也。无深而深。深自致凶。其唯九二乎。居中。故无深。剛而无求。故悔亡。九三過剛不中。又巽爲進退。其究爲躁卦。三居巽極。德之无恒可知也。此而知羞。猶可。而躁進之人。揚揚自得。使或者從旁以承其羞。則亦何所容于朋侶。

之間哉。九四居上卦之下。不中不正。震動无已。蓋妄  
意有獲。而不知田之无禽。是不知无得之非得也。故  
夫子反之曰。縱欲得禽。亦自有道。苟非中位而妄求  
之。雖久何爲也。震爲大塗。田象。巽爲雞。禽象。六五以  
陰居陽。恆其德貞矣。而不免爲夫子之凶。蓋知恆而  
不知其所以恆也。上六處震之終。振恆以爲功矣。而  
不知其爲无功之大。蓋知振而不知德之不可振也。  
甚矣。恆之難言也。恆之不可。不恆又不可。得之不可。  
不得又不可。振不可。求不可。浚不可。然則將何如。亦  
曰恆久而不已焉耳。

附錄

楊簡曰。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恆。雷  
動風作。率常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應。如  
此。則可恆矣。觀其所恆。所恆卽所感知。所恆卽所感。  
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  
情。所恆自有所恆之情。則不唯不知恆。亦不知感。今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恆者。皆形也。其風  
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恆也。其

音聲則不恆。其動作則不恆。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恆也。知其自。未始不恆。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恆。无所不通。无所不恆。曰恆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金汝白曰。久非其位。謂非中也。非以陽居陰之謂。如三以陽居陽。亦不善。九二居中。則悔亡矣。王輔嗣曰。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无施而得也。

楊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恆未純一。則大无功。凶道也。聖人發憤忘食。蓋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其功大成。吁。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恆。而恆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卽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

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王伯安曰君子體夫雷風為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易因 遯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天山遯

遯之爲卦。二陰浸長。四陽退氣之時也。以其當退氣之時。故曰遯。以其能與時行。故曰遯亨。此卦九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陰應之。初不見此之爲退氣。彼之爲浸長。唯知照舊相應。與時偕行而已。可不謂之遯而亨乎。不遯也。乃所以爲善遯也。不歎。何以能亨。何以爲大。何益于時義而遯之。是以君子終日遯。无一日一時而不遯。原不待小人浸長而後思遯。以求亨也。况正當浸長之時乎。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方出門。卽與君子來往。君子不知。亦便與之往來。是不知遯之于始也。到尾來。見其心事不類。始惡而遯之。不亦晚乎。能免厲乎。故曰不往何災。言起頭若遯而勿往。又何災厲之有。如寇準之薦丁謂。張浚之薦秦檜。及二子據權得君。始惡而遯之。而卒爲其所陷是也。張浚之對高宗曰。近與其事。方知其暗。遯尾之厲。此最著矣。卦以上爲首。以初爲尾。故曰遯尾。六二正當浸長之時。如唐李林甫歛。林甫初見明皇。信任李適之。私謂適之曰。華山最吉。山陵所宜。於是適之以告明皇。明皇甚喜。卽語林甫。林甫驚曰。臣非不知。但華山陛下本命。豈宜輕動邪。明皇以此黜適之。而敬林甫。而林甫得以固結明皇之志矣。宋之秦檜亦用此術。以去三大將之權。結高宗之歡。所謂親執之于朝。直用黃牛之革。以束縛其手足。而不得說者也。而被執者猶然不知。傷哉。何其不講于遯。垂之術也。三爲艮止之主。與之同體。旣係而止。則同體有疾。厲必及三。但二與初。皆其素所臣妾。在家則三爲家主。在國則三爲長官。今三雖有所係。然艮剛居上。

自能畜止其臣妾浸長之勢。使之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而又何不吉之有。既吉矣。有何厲乎。九四與初。有相應之好。方好而遯。君子之吉。不待言矣。夫君子既吉。則小人自否。自不能爲君子之累。若待尾而後遯。安得不與之同其否也。五知其以好而遯。獨嘉遯焉。此又可以見九五之志。非六二之所能固矣。是以貞吉也。夫正志之陽。既敬禮之有嘉。則固志之陰。自无所售其浸長之術。然則果有九五之君。雖二陰日廁其側。何妨。但好遯而能深嘉。必有九五之君。而後能九五之君。千載未易遇。則十載之陽剛。亦將困于陰柔之小人與。曰狄梁公之事。則天也。馮長樂之視五季也。隱于市朝。行乎危亂。與濟俱沒。與汨俱出。又自有彗遯之道耳。陶弘景不冝仕梁。陳希夷不冝仕宋。固矣。然李泌以白衣謁靈武。劉秉忠以緇衣謁上都。我朝姚少師。以方外佐靖難。雖其故人女兄。亦拒而不見。曰是殺人和尚者。而少師固无疑于行也。是亦彗遯也。嗚呼。如是而後。人已俱濟。无所不利矣。非乾之上九。誰能當之。劉用相曰。山在天下。止而不動。

何遯之有。止而遯。以止遯也。情而無情。何其遠也。隨高就低。唯世所適。何其不惡也。搖動不得。震撼不得。一又何嚴也。然則小人之視君子。如是而已矣。以君子遯之也。止也。

附錄

蘇子瞻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而伏于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于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其去棄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

代蘊之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爲君位。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者。

焦弱侯曰。肥字。古作𦉰。與𦉱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王畿曰。小人无忌。由君子激之也。不惡而嚴。無惡聲厲色。以啓其怨忿。言遜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詆无隙。欲玷无瑕。凜然如天之不可犯焉。卦初四二五相

應四陽以剛臨之。不惡而嚴象也。

☰☳ 乾上 震下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 雷天大壯

方時化曰。此卦唯九四當剛動之爻。故動而貞吉。動而悔亡。藩決之途。盛開。輹壯之輿。甚大。尚往何疑也。是謂大者之壯。故曰大壯。是謂大者之正。故曰大壯。利貞。正而且大。天地如此。苟非正而動。安可動乎。故九二直以居中不動。乃得貞吉。若初九者。居下在初。去震體殊遠。豈宜遽動也。是故其趾似壯。其征必凶。縱有陽實之孚。定致困窮。不久乃九三。雖曰與震爲鄰。然鄰人有藩。尚在其前。可徒觸乎。三唯過剛不中。

直用其壯。故聖人曰。此小人之事。焉有君子而可如此。夫君子當壯之時。但知其爲正也。是故可以壯。不可以用壯。若用壯。則雖貞亦厲。象觸藩而羸角矣。角徒羸而藩終不可決。非罔而何。故特借象以比用罔之狀如此。所以戒君子者深乎。毋亦恃六五平易而不見吾用壯之失邪。但五雖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失。曾知五亦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得也。漢文帝云。惜哉子不逢卣。使當高皇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喪羊于易如此。夫文帝柔中之君也。平易近民。寬簡馭卣羣陽。雖壯自无所用其壯。蓋羊雖壯。必不能壯于平易之地。五雖喪羊。亦自不復知有喪羊之悔者。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此御卣之術。止動之方。抑壯之勢。无藩以待其觸。其柔能勝剛之善道與。然而大壯之時。未可以一槩也。上六與三爲應。聖人曰。羝羊觸藩。在本爻則不免有用壯之咎。而在正應。則當詳察其羸角之艱。會合之難。決不宐使之不能退。不能遂。徒往而无所利。而終身長抱用壯之咎也。蓋歷四與五而後得遇。其艱如此。如伊尹之於湯。狄在卣人固以割烹

疑之。而咎其爲要。在湯則實。詳察其爲成。咸有一德之臣。始雖艱而終則吉。保不致長咎者。信矣哉。大壯之難遇也。雖曰戒其用壯。斷以利貞。豈知爲人上者。固宜廣開衆正之門。不可令其羸角哉。蓋當大壯之時。陽德方亨。彈冠結綬。亦大賢君子所必不免。聖人垂象立訓。諄切示戒。不過欲以成就其正耳。彼爲人上而不能吐哺握髮以收集之。若漢文之君。非不美矣。卒使李廣不得封侯。賈生抱恨以歿。何其大不愔才也。是豈視人之技若已有。好人之彥聖若自口出者邪。故五爻獨言其位不當。上交復斷其不詳。有以與地之至情也。

### 附錄

蘇子瞻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楊簡曰。大壯在天地則爲四陽之長。陽氣甚壯。在國則爲君子類進。其勢盛壯。在德則爲得大道。孔子三十而立。有不可搖奪之壯。天下之柔者不能壯。唯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故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觸藩羸角象。以九居三。又乾體

之極。小人用壯象。六五居前。耦而虛。藩決象。

劉濬伯曰。乾為輪。輿壯在輪。輪壯在輿。

楊廷秀曰。六五當眾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眾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羊。即四陽。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

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火地晉

明出地上。其道大明。晉明之時也。今不曰晉明。而曰晉進者。以六五一柔。進而上行。居離之中。當五之位。以大明乎天下。故謂之進。又坤體三陰。皆安國之侯。亦順而彙進。以麗乎大明之君。是以亦謂之進焉。以此而進。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三接。卽三陰。今觀六五。以文明柔中之主。廣大地之度。順遍照之容。當時諸侯。凡有失得。皆一切勿恤。而不與校矣。此羣下所以畢見其忱。而往吉。无不利。與以陰居。

陽。宜有悔。居離之中。其德大明而下。皆順從。則其悔  
亡。初六方晉如而卽若摧如。則是不以晉視晉。而以  
摧視晉矣。六二旣晉如而反若愁如。則是反以愁視  
晉。而不以晉視晉矣。夫處柔順之地。當晉明之世。何  
摧而又何愁。然初六居下。一旦上進。若有所摧于其  
上。而不敢。益以見其爲卑巽之至耳。是初之貞且吉  
也。初可以泰然于罔孚。雖與四不相信。何咎邪。獨行  
其正焉可矣。六二居中。當晉而進。然進雖可喜。而中  
實不喜。亦可以見其外順而中虛。是二之貞且吉也。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亦宜邪。六三則順之所極。同  
升咸孚。而其志上行矣。猶然不甯遽進。必衆允之。然  
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于悔故也。夫初也。二  
也。三也。皆順也。皆安國之侯也。自五視之。則皆得也。  
皆所謂得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唯四以九居  
四。非位也。以剛處進。非順也。晝伏夜動。非能晝進者  
也。是鼯鼠也。蓋居離明之下。不敢當離明之照。是自  
失其明也。然自五視之。正失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  
者也。自不能晝進。而何常不容于中天之下哉。乃上

九過剛。處晉之極。以四爲其同邑。維用伐邑而不知其厲焉。雖愛得惡失。亦是其吉。是其无咎。是其真正之道。然悔吝卒不免矣。蓋斯時也。上有失得勿恤之君。下有摧如愁如衆允之臣。上下康安。晉接不遑。自无。用角勝爲也。由此觀之。三表五餌之術。決不施于粟腐貫朽之世。明矣。但得天下无冤。則一張廷尉而足。而何愁于鼯鼠之竊位也。是故几杖不朝。何必繫單于之頸。陸賈足使。何必羈南越之頭。縱有洛陽季少。千金一諾。亦終天歿大梁。老歿河東。而何取于利用。伐邑之人哉。故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乃知大明晝晉。輝光昭揭。將順不暇。此康侯所以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與文王欲際斯時而不可得。故特致歆羨焉。夫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則明夷矣。傷哉。劉用相曰。何以知晉之三陰皆爲安國之侯也。曰。文王也。九侯。鄂侯也。謂之安國之侯。天下萬世。其誰曰不然。固宜其晝接之不遑矣。

附錄

楊簡曰。介大也。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鼯

鼠陸明德云。五技鼠也。本艸螻蛄一名鼯鼠。許慎說文云。鼯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揚倬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註說文云。異乎詩之碩鼠。

楊廷秀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也。六五是也。

程正叔曰。志上行。志欲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此衆志之所同也。

王畿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于外也。

☷☲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

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 地火明夷

彖象兩言明入地中。明夷原只取不見天日。世界昏黑之象而已。上六一爻。乃正言其不明而晦者。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不明而晦象也。如紂亦剛決之主。第无奈失則何耳。失則不法也。是以晦也。明夷事莫著乎文王。自初至四。非文王其誰以之。夫以內文明而外柔順。猶不免于蒙大難。然則當明夷之時。可不利艱貞以盡晦其明乎。初九之明夷。始于羸里也。其象為飛則垂其翼。行則三日不食。往則主人有言。聖人

當此可奈何哉。亦曰聽天而已焉。六二之明夷。困于  
羸里也。其象爲夷及左股。不可以不速拯矣。旣拯。不  
可以不用馬壯矣。是爲順人心。合天則。吉哉。九三諸  
賢之所爲矣。聖人於此。曷敢知乎。亦曰順衆而已焉。  
獵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詩曰。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是也。九三獵狩于離之南。而得大首。以獻于君。不知  
者以爲疾。其知者以爲貞。此聖人大得志之事。豈易  
與常人道乎。故至六四而羸里出矣。以此入君左腹。  
獲君心意。始得出此門庭。而成生還之事。所謂向者  
受傷。至此始出也。其象則下三爻爲落地之日。有入  
象。四一爻處落日之上有出象。故自六四以下。皆爲  
文王之明夷。彖所謂利艱貞晦其明者。具見之矣。夫  
當其不明而反晦也。則雖以聖人。不免入地下而見  
傷。及其艱貞而用晦也。則雖至強暴。可以獲心意而  
出地上。孰謂利艱貞一語。非文王出門庭之微旨與。  
六五與君偕晦。則箕子之明夷。真是已。佯狂以避。至  
晦矣。然人但見其晦。而孰知箕子之明。一何如其不  
息也哉。所謂愈晦而愈明。非獨一時不息。殆千萬古

而不息矣。非不息也。不可息也。熊南沙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又離有飛鳥之象。坤爲腹。離亦爲腹。呂仲木蔡介夫謂心在左腹。見醫書。李生曰。大難。外難也。唯外難。可以計校。求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亦不得。真難矣。故箕子之明夷。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特深贊之。不必申以艱貞之戒也。夫天地有晦明之時。聖人與時偕行。亦不免嚮晦宴息者。若曰。吾內文明而外實柔順。不宐遽蒙大難爲也。則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意矣。豈知內有文明。則外必有輝光。烏容掩邪。唯至于明入地中。盡晦其明。无明可見。如箕子然。乃爲深體易象。合乎明夷之時耳。故文王斷以爲箕子之明夷。而自視缺然。若不知艱貞者。至矣美矣。非文王大聖人。其孰能感創至此哉。

附錄

王畿曰。日出崦嵫。沒于虞淵。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之象。于莅衆也。而用晦以爲明。蓋用明則察。人情反睽疑而不安。唯用晦而明。始得莅衆之道。此垂旒

黃纊之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 風火家人

方時化曰。從二女取有家之象。故曰家人。而又繫之曰。利女貞也。予讀關雎之詩。感琴瑟鍾鼓之樂。而知聖人親履其盛矣。夫子喜而贊曰。女正位乎內。則男必正位乎外。未有男不能正位乎外。而能使女獨正位乎內者也。文王歸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夫子歸德于文王。故復曰男正位乎外。有旨哉。夫今日之夫婦。他日之父母也。今日之男女。他日之嚴君也。今日男女之位。既正。即他日父子兄弟。兄弟夫夫。

婦婦。一家之位无不出于正之明驗也。故又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吁。天下之定。觀乎家人。家人之正。始于男女。然則男女豈細故哉。家人豈細事哉。釐降二女于滂。固堯之所以協和萬邦也。觀厥刑于二女。固舜之所以揖讓而天下治也。事非細。而人非小。明矣。凡厥有家。其可不思利女之貞。以正位乎內。刑厥二女。以正位乎其外也。與。正位乎外。卽爲嚴君。嚴非嗃嗃。嘻嘻之謂也。无其威。而如有威者。厥孚之威。出于不怒。故吉也。反身而正。各安其位。故威也。不尚嚴。而家人咸以爲有嚴君焉。此之謂能正位乎其外矣。嗃呼。正位乎外。焉盡之矣。正位乎外。則女位自正。主中饋。而不敢遂事也。一唯順以巽于五焉而已。能富其家。卽爲大吉也。一唯順以聽夫在位之一人焉而已。夫順爲女貞。則女亦唯以順爲正焉耳。无他長也。而況更敢自用其所長邪。此固感假于一人之德威。而自然默順。帝則于无言者。非徒然也。五之无憂。不益宜與。嘻嘻。說文曰。太多之聲。富家大吉。楊敬仲金汝白說得甚好。夫以富家爲大吉。又以富爲能順在位。

則富亦有家之急務。其誰以富為不道學邪。但要取之有道耳。故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 附錄

薛仁賢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

王輔嗣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楊敬仲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使邪僻之意。无由而興。而後悔可亡。不曰无悔。曰悔亡者。以治家之難。難乎无悔。帝堯大聖也。不能免丹朱之朋淫。周公大聖也。不能免管蔡之興辭。然則難乎言无悔矣。

魏玄成曰。象傳順以巽。謂二居正。順于五也。百凡從子從夫。无所逐志。

熊南沙曰。嗃嗃。劉向作熇。與詩熇熇同。禮嘻甚。周頌噫嘻。皆歎辭。嘻嘻甚于熇熇。蓋不堪而歎。不以訓笑。說者自漢來。皆曰嗃嗃之反。宋王回疑重剛卦。无嘻笑理。獨得卦情矣。三顯尚其剛。使其婦子不能容而歎。豈有不吝者。亦異于上九之威如矣。

虞仲翔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

敬仲又曰。六與四。皆陰柔。而又巽體。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云。十人十心。无財市鍼。十人一心。有財市金。信矣。

金汝白曰。二得中爻。故曰順。應五巽體。故曰巽。謂能以順道與五相入也。又曰。六四陰虛。與泰六四同。彼言不富。而此言富。何也。蓋富在四。所以富在五也。五中正居尊。四能順之。以保有其家。故曰順在位。

楊廷秀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感格其家人。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唯文王。此勿恤吉也。

王畿曰。巽爲風。離爲火。火熾則風生。火者風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家之本。又自身而出矣。身之所出。唯言與行。言行相顧。

則其身修身修則齊治平之道自此而出此知風之  
自也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  
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

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火澤睽

方時化曰。馬相匹而後行。初无應。非喪馬乎。終合。非勿逐自復乎。然四而睽初也。四似于初爲惡人。今初不與四睽也。則初實於四爲元夫。有何咎哉。下從乎上。故下則言其辟咎。上應乎下。故上則與其志行。熊南沙謂四稱睽孤者。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是也。二與五正相應。二是以有于巷之遇。而五亦親噬其膚于厥宗焉。蓋二以五爲主。五以二爲宗。往且有慶。更又何咎。離中虛有巷象。上九六三。睽孤太甚。

然而遇剛終亦必合。夫方其初睽而生疑也。三若見二曳其輿。四掣其牛。上又從天且劓其鼻矣。其實豈有是哉。上若見三所駕非牛。乃負塗之豕。所載非人。乃一車之鬼。于是乎先張之弧。以爲寇而欲射之。後竟知其爲我婚媾。說弧而不之射焉。羣疑叢生。此三上所以成睽也。往則遇雨。羣疑盡釋。此三上所以終合也。

禿翁曰。睽。天地之自然也。睽而合。天地之必然也。彖傳悉矣。但世人于此多不免自生睽耳。是故有本无應而睽也。而自已初不見有睽者。初爻是已。是睽而罔見其睽也。上之上也。有上下相應。本不睽也。是故此往則彼遇。遇而合。合而益不睽。二五是已。有孤陽无應。本睽也。自亦見以爲睽孤。若九四是已。苟非遇初九之元夫。睽孤之厲。安能免乎。夫以四夫而遇元夫。豈非兩丈夫哉。交孚宜矣。且四一遇元夫而卽與之交孚。非真與初同志不能也。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志旣以之行。交孚固其所耳。若六三。若上九。正陰陽相合。始終不見有睽孤之異者。是本未始有睽也。

乃上九則見以爲睽孤則見以爲寇盜見豕見鬼不一而足兌澤之甘翻成泥塗可笑也哉六三則見以爲輿曳則見以爲牛掣則見上九又從天而下且將往劓其鼻尤可怪矣不睽而直見以爲睽天下之睽大率多此類矣故曰无初有終又曰遇雨則吉夫其初何曾不是兌澤之雨也何曾失初而不與應也見以爲睽則謂无初謂不吉見以爲不睽則謂有終謂吉見之爲害可勝言與此卦唯六五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故五往應二二承五往若宋太祖雪夜幸普家然普妻行酒熾炭燒肉所謂遇主于巷而厥宗噬膚者非邪彼初九者澤動在下以澤爲說甘心處汚无有睽心是故馬可喪也亦可復也喪則聽其自喪誰能逐之復則聽其自復欲誰卻乎其于世无心如此不特此也惡人人所不願見也然獨非人乎何以自爲睽異也咎人所必避也我又非人乎又何自以睽異爲也故初爻獨稱元夫信哉其爲元夫也九四又何幸而有此遇也元夫而下其九二之剛中乎剛中故致巷遇又其下則上九之遇剛乎非上之剛三

亦安能以有終。是故君子貴剛。

附錄

坡公解曰。人苟唯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禿翁曰。人苟唯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故言其同。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終當各歸其所也。安得而不睽。言其睽。則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同以生物爲事。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通以相應爲志。萬物睽而其事類也。類以生養爲事。又安得而不同。同而異。睽而合。天地而下。莫不皆然矣。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其曰小事吉者。陽大陰小。因二女不同行而取象曰睽。又因其睽而後乃各有合。而特繫之曰小事吉。非謂睽只可以吉小事也。

楊簡曰。四與初皆陽。兩陽无相應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陽明。有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日相知。其心則交孚矣。二五本正應。六五能用九二。則澤被天下。民咸賴其慶矣。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六五當先往。

李泰發曰。情以疑而相睽。唯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也。

蔡介夫曰。道。正道。釋巷字之義。

三三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

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

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 水山蹇

蹇。足難進之象。故曰蹇難也。所以難者。以坎險在前也。此卦外險內止。故因難進。遂止。稱爲蹇。又以見險能止。稱爲知焉。然則止而不往者。艮止之力。而三爲艮止之主。尤所望矣。故六爻皆言往蹇。以見其但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復言利見大人。又若必有所往者何。蓋見險而能止。雖可以稱不往之知。然不知往。見九五之大人。則又何以獲往。得中往有功之吉利。是故往而有險。固不可往也。往而得中。

往而有功。亦不可往邪。蓋九五所居。乃西南之地。得中所在。无險之處。當止之所也。又以九居五。當位中正。所以正萬邦。而能使萬國咸寧者。是誠四方之所利見也。特其智不足以知之。反謂五身在險中。自己尚未能出險也。而惡能利人。豈知世人盡以爲險。而九三衆賢則獨見以爲无險之中地矣。是以稱知焉。是故六爻皆言往蹇來吉。而特繫吉辭于上之一爻。舉一以該五。舉外以見內。省文也。是故凡往皆蹇。往則不可。凡來皆吉。來即得譽。來即无尤。來反即內喜。來連即得實。來碩即獲吉。可謂但可來。決不可往矣。然孰知天下更有大蹇。如九五者邪。蹇固不可往。而大蹇所在。反更宜往者邪。蹇以不往而止。稱爲智。而大蹇。反以朋來而往就之。反爲吉爲利者邪。則此往即止。此止乃真可以稱知矣。所以然者。以九五剛中能節也。節止節也。節然不動。夫險之中。而爲蹇之大人。爲諸爻之所利見。故曰中節。蹇之時用。顧不大邪。初往即不前而來。來即得譽。譽者。譽其知止而能得也。六二身係王臣。豈宜不往。而亦不往者。匪愛身

故。臣主同蹇。二固思之熟矣。故曰終无尤。獨九三爲艮止之主。而能來反往歸于五。以故內之兩爻。皆喜其得同心。蓋九三陽剛當位。爲實爲碩。故四之連連三以朋來也。上之志。志三以朋來也。蓋在五爻皆以九五爲大人。在上六則以九三爲碩人。志在碩人。一念相應。則其利見九五亦易易矣。

附錄

坡公解曰。當位而正。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于險中。而能正邦。夫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矣。

諸子相曰。不是險就是蹇。見險而止。乃爲蹇也。

王輔嗣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知矣哉。

熊南沙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沈存中云。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也。碩卽大。不言大。別于大蹇也。故曰志在內。明其下應三。本義謂來就五。則與見大人爲複語矣。

王畿曰。前有險陷。後有峻阻。蹇之象也。君子觀蹇之

象。而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周宴曰。反身。取坎水難行象。修德。取艮山常止象。



